

走出文革連載 14

走出文革

亡命天涯

清華園的不眠之夜

1966年8月24日夜，京城幾千名中學紅衛兵“血洗清華園”。見證了清華大學半個多世紀榮辱興衰的二校門在“拿起筆做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歌聲中轟然倒下。

當上百名年老體衰的大學教授和校系領導在紅衛兵的皮帶抽打和驅趕下，背着二校門倒塌後的殘磚斷石在地上匍匐時，當紅衛兵在被傷者的鮮血染紅的水泥地上用墨汁書寫“狗血”兩字時，這是怎樣的一個驚心動魄的文明的毀滅呵！

那桐，光緒年間舉人，清末朝廷重臣。潔白的二校門上鐫刻着他書寫的清華園三個擘窠大字。1925年，這位經歷了民國變故的滿清遺老尚能在北京金魚胡同家中壽終正寢。然而，他興辦的東安市場和題額的清華校門在文革中却不得安寧。在1966年紅八月紅衛兵破四舊時，一個被改名，一個被推倒。二校門雖因那桐的題額被紅衛兵判定為封資修而難逃厄運，但血洗清華園事件却與那桐無關，而是起因于劉少奇被黜。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身穿軍裝，神采奕奕地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紅

衛兵。國家主席劉少奇雖然依舊隨侍在側，但神情呆滯，見報的排名從黨內第二號人物降為第八號。

在中國的政治上空中，這無異是一個驚天駭雷。大概是因為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文革初親臨清華園指導運動的緣故，對政治十分敏感，或被斥之為十分投機的清華學生聞風而動，紛紛貼出炮打王光美和劉少奇的大字報。

8月19日，唐偉和陳育延這對在清華園裏嶄露頭角的“金童玉女”打響了第一槍，貼出大字報《王光美是清華園第一號大扒手》。聳人聽聞的標題取得了爆炸性的效果。

文革初期曾左右清華運動方向的一批高幹子弟也不甘落後。同一天，賀鵬飛、李黎風、喬宗淮、雷蓉、王曉平、袁塞風和王新民等七人緊隨唐偉和陳育延其後，聯名貼出《三問王光美》。

8月21日，劉少奇的女兒，自動控制系學生劉濤不得不站出來表態，貼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幹一輩子革命》，上演了大義滅親的一幕。

毛澤東在中南海親自寫的那張置劉少奇于死地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也不知從什麼渠道泄露出來，被轉抄于清華園中。文中并未點名，寥寥數百字，但言簡意賅，其

中“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一句，讓人吃驚，也讓人感覺出毛對劉少奇的憤恨躍然紙上。

當然，也有很多人不敢或不肯相信這是真的。轉抄的大字報貼出後，迅即被人撕掉或覆蓋，于是又重貼。如此反復，撕了貼，貼了撕，一定讓毛澤東深感在中國言論自由之不易。

一時間，清華園裏人頭簇擁，熱鬧非凡，儼然成了得天下風氣之先的聖地，吸引着北京市和全國各地的革命群眾前來朝拜、取經。那幾天，涌到清華園看炮打劉少奇大字報的校外群眾，每天都有十萬人之多。

迄今為止，尚無人出來證明清華學生這次炮打劉少奇的行動是受了什麼人的指使。如果文革中的每件大事都需要找出一個幕後黑手的話，我看祇有請毛澤東他老人家出來承擔責任了，就像兩年後他向蒯大富坦陳他就是幾萬名工人進入清華制止武鬥一事後面的“黑手”。

在歷史大變革中，異常的喧鬧往往暗含殺機。

三百多年前的甲申年間，李自成進京，崇禎皇帝自縊于煤山。當流氓氣未除的農民軍將領勝利衝昏頭腦地“綁吳襄而追求陳圓圓”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大鬧京城時，他們未曾料到山海關外遼東大地上崛起的女真族正在虎視眈眈。

當書生氣十足的清華學生虛張聲勢地嚷嚷“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紅樓夢》裏王熙鳳的名言)，大鬧清華園時，他們也沒有注意到僅一牆之隔的清華附中校園裏崛起的紅衛兵正在虎視眈眈。

1966年初夏，深受蘇聯文學影響和熏陶的清華附中學生沿用俄國十月革命中使用過的“紅衛兵”一詞作為他們的造反組織名稱。成立之初，他們恐怕未曾料到這橫空出世的紅衛兵日後會像進關的清兵一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殺向全國。

這早期的以高幹子弟和紅五類為主體的北京中學生紅衛兵除了幾篇受到毛澤東讚賞的鼓吹造反有理的文章外，日後更多地是靠銅頭皮帶名垂青史的。他們在紅八月中用銅頭皮帶制造的紅色恐怖曾讓老百姓們聞風喪膽。

在中國歷史上，學生運動從來都是由大學生們搞起來的，唯獨這次紅衛兵運動是由中學生帶的頭。因為少讀了幾年書，用銅頭皮帶代替鋼筆墨水也就毫不奇怪了。

無論如何，文革讓中國人民享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受了一次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結社自由的權利。不僅可以有組織，有綱領，在兩年後行將退出舞臺前，一些紅衛兵組織居然還擁有了武裝。

又因為是以高幹子弟和紅五類為主體，這早期的中學紅衛兵將革命的目標限定于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狗崽子”，以及他們眼中那些對狗崽子們温情脉脉的中學校長和教師。當清華園中的大學生將大字報的矛頭指向劉少奇時，他們敏銳地感到這場運動將危及他們處於高位的父母，或說得漂亮一點，將危及“紅色江山”。(未完待續)

從為竺春花端上一碗水說起

(接上一期)

我之所以自責，是因為我完全應當像唐學長那樣不避風險去醫院探望王榮芬的。我的探望或許于事無補，不會改變王榮芬後來的命運，但會給受難者以心靈上的安慰，而我是知道一個受難者對這種

安慰的渴望的。

更何況王榮芬的落難同我是相關的。她將我視作一位可以推心置腹傾吐其政治見解的人，并因此遭受暗算。無論她做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在她據說陷入精神錯亂的狀態下，我没有理由袖手旁觀。

我竟然連為受難者“端上一碗

水”的勇氣都沒有！

當然，我也并非是非無動于衷，我為自己的懦弱而遭受過良心的譴責。在我拒絕去醫院探望王榮芬後，我也後悔過。在1968年畢業前，我便想找到唐學長，請她陪我去醫院。但因沒有留下她的名字和我自身正遭受工宣隊批判的處境而未能找到她，失去了補償我

的過錯的機會。但在我已模糊的記憶中，我和唐學長的會見時間也因此而延續到1968年。在這之後，這件事成了我終身的遺憾。當我向黃肖路傾吐心中的塊壘時，我并不知道王榮芬後來的故事。她出獄後的結局讓我多少得到了一點寬慰，而唐學長對我的譴責和我的自責其實也

從另一個角度讓我在心理上得到平衡。

志宏兄說：“作為過來人，把一些人生感悟、體驗、反思寫出來，給感興趣的年輕人作參考，也是一件有意義的好事。”

為受難者端上一碗水，這或許可以作為我們這一代人留給年輕人的人生感悟。

南京·東京連載 14

南京·東京(十二)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接上一期)

劉洪友繼續說，唐代書法藝術成就最高的是楷書，今天仍有“學習楷法從唐入手”的說法。其代表作有顏真卿的《多寶塔碑》和柳公權的《玄秘塔碑》。它們或壯美森嚴，剛正厚重，體現鬱鬱盛唐氣象；或骨力勁健，均勻而瘦硬，體現書者“心正則筆正”的書法意念。由唐一代，中國書法藝術進入全盛時期。這時候日本才將書法從中國引入。而今，從傳承到發展，再到融會貫通，日本書法也進入了個性化時代。

第一課結束後，學生們興趣濃厚，圍着劉洪友提出了許多書法方面的問題。劉洪友一一作答。

接下來的課，劉洪友從學生握筆的姿勢開始逐一糾正。初接觸書法的日本人基本上是用拿鉛筆的方式來握筆。

學習書法藝術，首先遇到的就是執筆問題。怎樣執筆？古人有“撥鐙法”“握管法”“虎頭法”“鳳眼法”等。劉洪友邊做動作邊講解：“撥鐙法”亦稱“撥鐙四字法”，“鐙”又作“燈”，大拇指、食指、中指夾筆管，無名指推之，使筆鋒不向右倒，四指協力，執筆運指如撥燈蕊形狀……

自唐末五代起，桌子在中國普遍推廣使用。從此，人們可以在舒服的坐姿下，在高度適合的平臺上，讓肘部有支撐後寫字，相比于書童撐紙和書寫于幾案，毫無疑問，書寫的精確度得到了保證。劉洪友說，你們以前在榻榻米上寫字，現在是坐在課桌上寫，一定要找到合適的握筆方式。

劉洪友的講解生動有趣，合情合理，由淺入深，引人入勝，所以他的課很受歡迎。

劉洪友靈活機動，採用的招生方法是先試聽，如果覺得不錯再報名。所以，書法班裏報名的老年人很多。劉洪友因材施教，除了講中國書法的變遷，還增添了養生的內容。

教室裏坐滿了來試聽的學生。劉洪友看着臺下不同年齡的書法愛好者，說，我還是從中國說

起，給大家講一個掌故：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首先想到長生不老，延年益壽。因此，派兵家之祖鬼谷子高足徐福率500名童男、500名童女乘巨船到東方蓬萊仙島尋找長命妙丹。徐福出海數年并未找到仙山、仙草，又怕秦始皇降罪丟了性命。這批人就到了東瀛之島，也就是現在的日本，幹脆不回去了。所以你們今天在座的說不定就是那五百童男童女的後代。

聽着劉洪友生動有趣的講述，大家一陣哄堂大笑。哈哈—這才是寓教于樂的最高境界。

劉洪友繼續說，歷代王公貴族無一不渴望得到長生不老之藥，歷史的考證和現代科學、醫學研究表明，書法是養生長壽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根據《醫學文選》數據統計，世上最長壽的前二十種職業排名，書法位列第一。為什麼書法家長壽？

一是因為書法是“靜”的藝術，并通過“靜”得到身心的“一氣運化”，清除身心多餘的煩惱與雜念，使身心獲得最佳的平衡。人類的人生修養莫不以“靜”為先，以“靜”為主導。道家煉丹，佛教參禪，基督教禱告，宋理學的靜坐，無一不是在“靜”中反觀自身，照見本性。

二是書法是審美的藝術，能促進身心健康。在所有的活動中，審美活動是沒有功利性的，人們在美的鑒賞中獲得純粹審美境界的愉悅，同時驅逐心靈中各種不健康的

雜念，使身心獲得最佳的平衡。書法在表現綫的美、形的美、力的美的同時，也在表現每個人的個性美。它和西方的繪畫、雕刻、建築一樣，無不有個性存在其中。而表現得最親切、最真實的，莫如書法。據醫學專家研究：身心、精神愉快時可以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有利于人體健康，以及激素酶和乙醱物質的增加。這些激素對調節血壓、呼吸頻率和預防消化系統疾病有積極的作用，自然達到長壽之功效。

講了一通道理，接下來用事實說話。劉洪友介紹，中國秦代，人們的平均壽命是五十多歲，秦始皇的丞相、小篆的創立者李斯的壽命為七十六歲(被殺)。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平均壽命是四十五歲左右，曹操的老師、書法家鐘繇的壽命是七十九歲，書聖王羲之的老師、女書家衛夫人的壽命是七十七歲。隋唐兩代的平均壽命是四十三歲，楷書書家歐陽詢八十五歲，虞世南八十一歲，顏真卿(被安祿山殺害)七十六歲，柳公權八十八歲。宋明兩代的平均壽命是五十歲左右，楊維禎七十四歲，文征明八十九歲。清代的平均壽命是三十三歲，董其昌八十二歲，劉墉八十六歲，梁同書九十二歲，翁同龢八十五歲，何紹基七十四歲，包世臣八十一歲，吳昌碩八十四歲，楊守敬七十六歲。至于帝王書家，梁武帝八十六歲，武則天

八十二歲，宋高宗八十一歲，康熙六十九歲，乾隆八十八歲，慈禧七十三歲。近現代中國的平均壽命是三十七至七十歲之間。書法家吳稚暉八十八歲，于右任八十五歲，蕭蜕庵九十五歲，黃葆戉八十八歲，沈尹 八十八歲。

接下來，劉洪友還舉了日本人耳熟能詳的大書法家的例子給大家聽。

近現代日本人的平均壽命是五十二歲至八十二歲之間。安東聖空九十歲，手島右卿八十六歲，西川寧八十七歲，淺見寬洞九十一歲，阿部翠竹九十六歲，飯島春敬九十歲，石橋犀水九十七歲，植村和堂九十六歲，宇野雪村八十三歲，大石隆子(女)一百歲，大館桂堂九十七歲，大平山濤九十一歲，小川瓦木八十九歲，金子鶴亭九十五歲，上條信山九十歲，柳田泰雲八十八歲。

劉洪友的演講和試聽課，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緊緊扣住在座各書法愛好者的心弦，他們聽得入了迷，一堂課下來紛紛報名。劉洪友回憶，“通過這種方式，短時間內我的書法培訓班增加了三個點，晚上到百貨公司搞衛生減少了三個晚上，用來教書法課，這樣的話，我的事業開始擴張發展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劉洪友的書法班已燃起了三簇星星之火，以後會以“燎原”之勢如何發展呢？

南京·東京(十三)

12. 應運而生的中國書道研究會

1989年7月，駒込語言學校放暑假。劉洪友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國，回到熟悉的故鄉，回到太

太的身旁。

來日本已經有八個月之久了，這是他人生中離家最長的紀錄，也是飽受磨難的一段最為艱辛的歷程。他思念他的妻女、父母和親人們，他想回家“療傷”，依偎在妻子的懷抱像孩子似的撒嬌。

得知劉洪友即將回國的消息，舉家歡慶。他們考慮到一竹還不到兩歲，六個多小時的車程對孩子來說太辛苦，建議羅華和父母在家裏等候，其他人到虹橋機場把劉洪友接回家。劉洪友却堅持要太太帶女兒一起到機場接他，不是不體

諒太太的辛苦，而是他太急切地想見到她們，想在踏上國土的第一眼看到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女二人。

羅華回憶說：“儘管辛苦，我還是帶着女兒去了。他出現在機場的時候，大伙都一擁而上，我因為抱着孩子走得慢落在後面。讓我

特別感動的是，劉洪友在人群中目光首先落在了最後面的我們母女身上，快步迎着我走過來。那一刻，四目相對，我覺得時間都停滯了，我感受到了丈夫久別重逢後的那種炙熱的情感。我覺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未完待續)